

1

她坐在窗前。晨曦从窗玻璃外，投射进来，一束光笼罩住她。淡淡的，薄薄的，羽毛一样的光影，在她的身上围绕出一层光晕。

她坐在窗前，坐在晨曦里，对着窗外，不知道在看什么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那一方小世界，自成一统。

她是我的婆婆，耳朵背，说话要很大声，才能听见。很小的时候，她生病，家里无钱请医，土郎中用错了药，导致的耳聋，智力上也跟着受到一定影响。

婆婆凝然地坐着。初春的早晨，新生的阳光里，有一种微波在轻轻荡漾缓缓流淌，而婆婆就是其中最美好的核。

世间很多人，想返回最初的自己，寻找遗失的初心。我的婆婆，坐在晨光里，像一幅禅定的画。而她，并不会自知自觉，自己进入了一个怎样的境界。

我默默地打开门，走了出去，不去惊扰她的空灵。

2

傍晚时分。太阳已经完全隐没，

天色还带着一线光明，路灯已渐次打开。

看望一个病人后，我从医院的病区大楼里走出来。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站到院子里，静立。

哪里传来鸟的喧哗？左右寻找，被一树的鸟鸣吸引了注意力。

一棵高达两层楼的长青树。夏的枝叶密密扎扎，重重叠叠。只到树腰的路灯，泛着淡白的光。从树下仰望，灰白的天幕，分割出一小块一小块。视觉内构成的图片，已够赏够品。但我是被鸟鸣声牵引而来，被满耳朵的鸟鸣声震惊。它们叽叽喳喳，欢跃从容。

彼时，这音的王国自动屏蔽去浮杂的世事。旁边那栋楼上，多少人在生命里挣扎和喘息，多少人历经人生的苦涩和艰难。

一树之擎，支撑起一群鸟儿的欢乐与自由。

默默录下一段视频，收藏于心之一隅，愿在碌碌无为的罅隙，让这些鸟鸣声过滤去时时漫上心头的浮躁和荒芜。

3

秋天。夜晚。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J

月光城 随笔

冯润青

静

乱哄哄的脑袋，沉甸甸地轰鸣。说不来哪里的压力，哪里去宣泄，只能在一个人的途中，拖着脚步，尽力赶路。

黑的夜，黑的空间，没有路灯，没有风声。灰白的马路，弯曲向前。突然，路面出现树影婆娑的图案。抬头望天空，月光清澈，树影清瘦。月光将路边斑斓树影投射到地面。月光是白的，地面的水泥质地是灰白的，树的影是黑的。

黑白照片般的画面感，突兀又震撼，寥廓又神秘。

心在这一瞬间平稳了，呼吸顺畅了，听觉恢复了，嗅觉复苏了，脑袋轻松了。

远近有虫呢喃，来往的车辆很少，很长的时间里，只有白的月光，灰白的水泥路，黑的树影，还有一个越来越轻的平的稳的我，继续赶路。

秋天的树，叶已经落得七零八碎，树影疏朗、清绝。地面上的画，自有意境；秋的夜晚，自有空明。

4

那么冷。冷的时候，人都是

缩的。

不喜欢冬天。但也不是一无是处，比如，一个人的夜晚，可以泡一杯茶，室内只开台灯一盏，“小太阳”拧到最大。然后将沙发坐深下去。

书可要可不要，发发呆，听听窗外呼啸的北风。

天沉沉的，默默着。窗外的北风，扫过一切，一些物就在这扫荡中，被带去了，留下一些乒乒乓乓的声响和动静。

翻手机里春天润园的图片，点滴记录，植物从叶芽到枝繁叶茂，到繁花似锦。看书里的人物，演绎各自的悲苦和欢乐。今天的“为你读诗”栏目，节选的是鲁迅的作品，暮冬时烤雪，迟夏写长信，而围炉夜话，大概是冬天最美的时光了。

所有的美，我心里藏。就像大冰笔下的卉，在人间卑微的生活，在内心虚构一个温暖的远方。最后，我只剩下文字和图片。

蜗居内，卸下盔甲，只要这么凝定，这么辽阔。

固镇，垓下村

站在萧萧的水岸，一阵秋天的风忽然就吹上了我的脸。

这是淮河支流一个叫做沱河的地方。我站在它的身畔，是在某一个时光无比昏沉的正午，足足离那个冬天隔了两千多年的距离。

河水浑黄，无语而下，几乎看不见一丝水波。是远古的涑水太沉重了，还是它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沉默？就连这泥滩上的皱纹，也结满了沉暗孤独的味道。

一望无遗的皖北平原就在眼前，横亘在天底下的萧瑟像天空一样苍莽铺展。河岸上的柏杨静立着，在皖北大地上席卷肆虐的风里坚守着羸瘦和枯槁，无语却蕴含了千万句语言。

村口的土路上尘土飞扬，在那尊利剑高悬在头顶、怀抱虞姬尸首的项王雕塑的身后。没有高大的建筑物，没有满眼生机的葱茏和绿色。低矮的灌木稀稀拉拉地生长，交错的玉米地和大豆地横陈地表。那些秋实已经被拾掇干净了，变成了低矮老房子门口铺晒在谷场上的金黄。一条小路弯弯曲曲，将好些座老屋串在一起，在尘土和淡阳里安静地歇栖。沿路尽是老屋、老人和老时光，看不出有任何令人轻松的物件。那些老屋应该活了一百多年了吧，最年轻的也在四十岁以上。它们或完全是土坯堆砌，或间有少许青砖承托，完全倾倒的、半倒的、摇摇欲坠的居多，大多是彻底地没有人迹了。没有倒去的倒是住着些人，但墙壁大多已经斑驳，像是日暮时分里面朝西山凝望不动的老者，沧桑又行将就木。

平淡，甚至只是冷漠。翻晒在谷场上的玉米棒或玉米粒。堆在院墙外的猪粪或牛粪。野藤爬在墙头和屋顶。几粒柿子挂在树梢。老屋的门，同样低矮的凳子上默坐着一两位面朝土路凝神的老人，眼神空洞，风霜和岁月都写在脸上，所有的语言，好像都是多余的了。

来之前，我并没有去对这片土地进行过探究。我知道在那场几乎人人都知道的历史事件之后，也许所有

的老去和荒莽都不是意外。三十万汉军，十万楚兵。这庞大的皖北平原啊，那一年，你承受了怎样的一场血流成河的厮杀！烟尘过后，一切都已不在，不管这地面上曾经发生了什么，再处心积虑的算计。再激烈凄惨的喊杀。再多的头颅滚落和热血流淌……这里只是遗址，不是风景区。这里没有商贩吆喝和陈列商品和纪念品的铺子，没有平滑的水泥或者柏油马路，没有口音标准的导游和游客集散地。这飞扬的尘土、这长满荒草的老房子的所在啊，也许根本就不该再有新的事情发生。这片土地上，也不再适合生长美丽，不适合怀抱温存，不适合让人看见更多的生机和希望，它有的只是粗犷，只是苍凉，只是感知和回望。

也好，就这样地躺着吧，躺在这皖北平原的深处。垓下啊，你本来就应该是一尊古化石，虽然死去了，却永不会腐朽……而我也只是站着，站在这深秋的沱河的岸边，眼前一片苍莽，身后一片荒凉。

——我只是一粒被秋风吹落的尘土，在满是瓦砾的萧瑟上走过，在这个叫做垓下的古战场上，作片刻的停留。

垓下，那一场战争

“胜败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辱是男儿。”“百战疲劳壮士哀，中原一败势难回。”“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”“江东子弟今虽在，肯为君主卷土来？”

是那个叫做垓下遗址的铭牌提醒了我，提醒我这里就是那场楚汉相争、决定了历史发展方向的战争遗址，是那个仗剑干戈、豪迈定天下的汉王刘邦吹响号角的地方，也是那个怀抱虞姬的尸首仰天长啸的西楚霸王折戟的河畔。

一条土埂延伸着刀光和马蹄嘶鸣。五十万人逐鹿垓下大地，张良的楚歌在深夜里响起……一切都是风烟。一切都如风烟。一切都如烟一般过去了：那些曾经震动天地的喊杀声，那些战旗摇响的声音，那些埋伏在黑暗里的阴谋，那些深夜里唱响的杀机，那些绝望的眼神和窃笑，那些

G

月光城 散文

吴旦

垓下的风

染红了涑水的血液和伤口，那几十万堆积无章的尸首，那浴血奋战突破了重围又迷失了方向的八百铁骑……历史是如此地不忍重演，它让一切都化为了感慨和叹息。而今天，在这一场战争的遗址上，已经不再有热闹，不再有荣光，不再有为战胜者欢呼、为失败者落泪的痕迹，也不再会有人将两千多年前的那一场战争，当作珍藏和炫耀的资本。

《史记》中说刘邦“好酒及色”，能忍辱负重，在项羽要烹杀其父时还大叫要分一杯羹。跑得太慢而将两侄儿推下马车。公元前204年两军对垒，项羽不忍弑杀刘邦，纵虎归山，最后成就了刘邦的霸业。设若项羽也有刘邦一样的计谋和阴沉，汉王早就不会有后来的江山。“汉兵已略地，四方楚歌声；大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？”楚汉相争，霸王别姬成了千古绝唱。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四海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。楚汉相争，刘邦的《大风歌》意气风发。项羽被三面围攻后困于垓下，独率八百铁骑取刘邦军中帐末果，一路冲突至乌江之畔而自刎。历史不相信眼泪，历史也不偏爱才情。那么，一个悲剧人物的离去和消亡也就成了必然。

垓下村的人是实在的，从他们的眼神和表情里就能知道。他们知道，那一场战争并不值得纪念，更不值得炫耀。它只是一场古代政治家争斗的工具，是一个数十万生灵涂炭的伤心之地。可我还是一遍一遍地想起更多：意在沛公的项庄舞剑。韩信点兵的猎猎风旗。四面楚歌的诡异悲怆。当年汉王承受的羞辱和步步为营。最后项王铁骑的一路冲突和乌江亭的绝唱。

两千多年了。无数的风吹啊，吹啊，把涑水岸边的一切吹成了渡口和枯草，吹成了耕地和农田。

公元前202年的那个冬夜啊。

垓下的风

比起两千多年前那一场冬夜里的十面埋伏和四面楚歌，我已不能领略历史风尘里的丝毫痛苦和悲

壮。

那些都不属于我。

而我只是站着，站在垓下古战场这已经改道的涑水岸边。我看见河畔无数枯萎却依然直立的秋草，看见浑黄流淌的水波上不曾休止的皱纹，看见河对岸无数绵延又单调的荒草和树木，看见萧萧的岸边、埋在软泥中的一两张已经腐烂了的渔网，看见萋萋荒草中两株快要成熟微微泛红的野枸杞子，甚至看见当年为了抵御汉王进攻、项王的五十万士兵用衣兜兜土垒砌起来的高埂的那一端，一处牧羊的场地上那无数白如云朵、低头吃草的羊群。

瓦砾遍地。瓦砾遍地。高埂上，城池的废墟上，同行的人表现出了许多新奇和快乐。他们躬下身，寻找，翻拣，然后拾起来一块一块黑色的、青色的瓦片，还有的人小心翼翼地将之装进了口袋。介绍的人说，这是前些年考古的重大发现，在这个叫做霸王遗址的地方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谷堆，出土过铜铍、铜剑等文物，地表上采集到了大量的陶器、砖、瓦残片。古战场上找到的这些文物，印证了那一场战争的真实存在。

但我还是不太相信现在这荒埂上的旧物就是当年项王留下的某一块，不相信两千多年前那一场战争中留存的一切依然不被风化；不相信这走过千年的时光还能挽留住除了记忆还会有一些什么。我只看见无数的真实：比如埋葬，比如忘却，比如想象，比如那尊雕塑和乌骓马，比如坐在墙根下表情平静的老者，比如晒在老屋门前的玉米棒子，比如跟着淮河岸边的风扬起又扬起的灰尘……

两千多年的风雨和阳光、掩埋，开垦，挖掘，再掩埋……两千多年又过去了，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，一切都成了深在，一切都在这皖北平原上的春夏和秋冬里沉默，只有那些不能被辨别的残破的瓦砾和石头，一块一块地被来访者所拾。

垓下的风吹啊，吹啊，一切就都老了，垓下老了，涑水老了，就连河岸上的人也老了……